

## 赖声川《暗恋桃花源》（节选）

### 第三场

[灯光亮，背景中又是上海外滩夜景]

江滨柳（伤感地）回家真好……

云之凡 你怎么了，又想家了？总有一天你可以回到东北去的！

东北又不会永远是这样的。

江滨柳 东北不是说想回去就可以坐火车回得去的！

[背景中出现巨大的影晃动]

云之凡 总有一天你也可以回到东北过年……

[几位穿着现代便服的人从后台上，提着包包，手上拿着零碎的古装道具。他们站在后方，静静地看着秋千上的演出]

江滨柳（蹲下拉着江的手）战争已经过去了，这年头能够保得住性命就不容易了，有些事，不能再想了！

[舞台后方的人表情迷惑，边瞪着秋千上的表演，边彼此小声交谈讨论，其中一位男士小心地走到前方，从秋千后面站在江、云二人中间，等着插嘴的机会]

江滨柳 有些事情，不是说忘就能忘的！

云之凡 可是你一定要忘掉！你看我们周围的人，哪一个不是千疮百孔？

[从侧舞台突然传出《暗恋》导演的吼叫声]

《暗恋》导演（声音）后面在干什么？

[舞台上其余人员不明白是谁向他们吼叫，四下张望。江和云在干扰下继续他们的表演]

江滨柳 有些画面，有些情景是我们这一辈子没有办法忘得掉的。

云之凡 可是你一定要忘掉，你一定要学着去忘掉！

[舞台上其余人围住秋千，有人还站在他们中间，近距离、迷惑地看着江、云的表演]

江滨柳（硬演下去）像这段时间，我们两人在一起，我们会忘掉吗？

云之凡 哎哟！我又没有叫你忘记我们之间，我是说那些不愉快的事……

（被干扰，顿）战争，逃难，死亡……你一定要忘记，才能重新开始！

[从侧面再一次地传出导演的怒吼]

《暗恋》导演（声音）你们在干什么？搞什么东西啊！

[灯光大亮。《暗恋》导演走上台来。所有人都呆愣在现场]

饰“云之凡”的演员（情绪被打断）干什么呀！

《暗恋》导演（对台上的陌生人）你们在干什么？

饰“袁老板”的演员 你在跟我说话吗？

《暗恋》导演 是！

饰“袁老板”的演员（反问）我请问你们在干什么？请你们把

点出时代背景，预示渺茫前景。

干扰随时随意发生。

所以才会暗恋 50 年。

一个不相干的人此时就在她身后，戏剧情节与排练现场情节共时同在，场面很滑稽荒谬。

打扰者旁若无人，打扰好似家常便饭。

打扰者毫不自知。

东西移开好吗？我们要排戏了！

导演助理 老师，我已经了解到吊杆的问题……

《暗恋》导演 你们排什么戏？这场子是我租的！

饰“袁老板”的演员 你租的？不可能！我们明天晚上要公演，现在要彩排，外面有一张海报——《桃花源》——你没有看到？

饰“护士”的演员 哦，《桃花源》就是你们啊？

饰“袁老板”的演员 对喽！

《暗恋》导演 我不管是不是你们，这场子是我租的。

饰“袁老板”的演员 不，不，一定是你弄错了！

（转身叫自己团里的人）顺子，把这个秋千搬下去！

[年轻人顺子上，欲将秋千搬走]

饰“江滨柳”的演员 （阻止）我们在排戏，你搬什么东西呀？

饰“老陶”的演员 先生，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……但是还是请你们让开好吗？

《暗恋》导演 这是我租的场地！老弟，你不要跟我开玩笑！

饰“老陶”的演员 大爷，你看我们样子像是来开玩笑的吗？

[饰“春花”的演员冲过台前练丹田气]

饰“春花”的演员 （吼声）呵！呵！呵！

饰“袁老板”、“老陶”的演员 （齐声、呼应）呵！呵！呵！

[《暗恋》剧组的人看呆了]

### 第十一场

护 士 （对江）你看你，每一次听这首歌，你就这个样子！

老 陶 （对白袍女子）我想家！

[《暗》组的人在舞台左方重整就位，重接一次台词。此时两组的人一左一右，同台演出]

护 士 （对江）你不能老想那一件事情。

白袍女子 （对陶）你已经来了这么久了，回去干吗？

护 士 （对江）你算算看，从你登报那天起，到现在都已经……

（掰着手指头算）

老 陶 （对白袍女子）多久了？

护 士 （对江）——五天了！

白袍女子 （对陶）好久了！

[护士和白袍女子互看一眼]

护 士 （对江）你还在等她？我看不必了！

老 陶 （对白袍女子）我怕她还在等我。

白袍女子 （对陶）她不一定想来！

护 士 （对江）……第一天云小姐没有来，我就知道她铁定是不会来的。

老 陶 （对白袍女子）不！她会来！

[两组的人停顿，互看一眼]

白袍女子 （继续，对陶）她可能把你给忘了！

护 士 （对江）……再说，云小姐还在不在这个世界都不知道，

<p>你干嘛这样？</p> <p>老陶（对白袍女子）你怎么可以这么讲？</p> <p>白袍女子、护士（<u>巧合地同时说出</u>）对不起……我不是那个意思！</p> <p>[台上全愣]</p> <p>[左舞台烟雾喷出，白袍男子踱步从左上，微笑着，继续演《桃花源》的戏]</p> <p>白袍男子 哪一个意思呀？</p> <p>老陶 大哥！</p> <p>[《暗》组又泄气地四处站着]</p> <p>白袍男子（温柔地）你们在说什么呀？</p> <p>白袍女子 他以为他已经可以“那个”了，其实如果他真的可以“那个”的话，才可能会那个什么嘛。</p> <p>白袍男子（听明白了）哦——！明白了。不要回去吧！（陶不小心走过分界线，走去又走回）过去那边干什么？<u>（瞄着那边）你</u> <u>你现在过去会干扰到他们的生活！</u></p> <p>[老陶退回左边，护士情绪稳定下来，在右方又重新起《暗恋》接下来的台词]</p> <p>护士（对江）我是说，说不定云小姐真的来的话，事情反而会更麻烦。</p> <p>老陶（对白袍男子）这话怎么说？</p> <p>护士（对江）<u>因为你可能更难过！——</u></p> <p>老陶（答护士的话）<u>不会！</u></p> <p>[白袍男子一把把老陶推过界]</p> <p>白袍男子 你接谁的词啊！</p> <p>[饰“老陶”的演员向白袍男子表示无奈]</p> <p>白袍女子（打白袍男子）你打他干什么？</p> <p>老陶 <u>我不能受干扰！</u></p> <p>.....</p> <p>老陶 我想回去看看，我就死心了！</p> <p>[江如前，伸脚去勾轮椅，但轮椅这次位置更远了，他只能伸手]</p> <p>白袍男子 不要回去了！你回去想得到什么？我想你是……（顺着情绪一转身，见江欲勾轮椅）你是……（顺嘴说）<u>你抓不到！</u></p> <p>[白袍男子发现自己接错台词，立即给自己一嘴巴子。这一巴掌打醒了出神的江太太和护士。二人赶忙去扶江上轮椅]</p> <p>江太太（对江）你要下来，你就说嘛！</p> <p>老陶（接回自己的戏）我还能说什么？</p> <p>白袍男子（对陶）没有事，最好不要回去！</p> <p>江滨柳（对江太太）这儿没你的事，你回去吧！</p> <p>江太太 我回去干什么，我留在这里陪陪你嘛。（推江往前走）</p> <p>老陶（没注意，又走过界了）我想回去看看我就死心了！</p> <p>江滨柳（词是对江太太，但面对陶）没你的事，你回去吧！</p>	<p>两戏同台共演，各说各的，本来互不相干，却总能奇妙互接，到这里更是完全严丝合缝。</p> <p>剧情与现实重合。</p> <p>干脆直接进入对方剧情。</p> <p>既是对戏剧情节也是对现实排戏情节被无奈干扰的抗议。</p> <p>出戏！</p>
---	---

[轮椅已经停在老陶和白袍男子中间]

白袍男子 (对陶,但边瞄着轮椅上的江滨柳)回去会惹事,不要回去!

江滨柳 (对江太太,但边瞄着老陶)你回去吧!

[江太太、老陶互瞄]

江太太 我……

老陶 我……

白袍男子 (语气由柔和改为凶悍,半针对江滨柳)你不要回去!

江滨柳 (对白袍男子)回去吧!

白袍男子 回去就回不来了!

[白袍男子和江滨柳不管自己的戏,借用自己戏中的台词互相对骂,其他人在旁不知如何是好]

江滨柳 (指白袍男子)我命令你快回去吧!

白袍男子 (指江的鼻子)我警告你不许回去!

江滨柳 (从轮椅上起身)你他妈混蛋!给我赶快滚回去!

白袍男子 (大喊)我看他妈的谁敢动!

[白袍男子脚跨在石头上,江滨柳一脚把石头踢开,害白袍男子摔下]

《暗恋》导演 (从侧台狂吼,声音)停——!!

## 第十二场

[灯光渐亮。武陵老陶和春花的家中。摆设和第四场一样,但是时间过了好几年,内部破了很多,并且多一张供桌,上摆供品和老陶的牌位]

[春花一人在台上桌旁叠一堆尿布。她脸脏脏的,表情臭臭的,衣服也破旧了,整个人失去了第四场的光彩。她嘴里哼着第四场的小调,眼睛看着远方,好像在回忆什么美好的时光似的]

春花 (自语)天天叠尿布……什么日子? (回头看一看屏风后面)天天睡大觉……什么男人?一晚不回来,一天不起来,这什么家,这根本就不是家! (激动起来)什么什么绵延不绝的子孙?美丽的田园?…… (踩)这什么东西?这根本不是尿布!

(春花停顿,站在那看着地上的尿布,一口气实在咽不下去,突然疯狂地跳上去,踩着踩着)我踩死你,踩死你!踩死你!

(唱)我的心里一把火……

[袁老板从屏风后面摇呀晃地走出来,一手拿着酒瓶,一手揉眼捂嘴。他也和春花一样“退化”了,衣服破了,脸脏,脚步不稳定,一直想打开手上的酒瓶,但打不开]

袁老板 (打不开酒瓶,无意识地接唱)……我左开右开我打不开!

春花 昨晚上哪去了?

袁老板 (用力拔瓶盖)手气不好,不要问!

不断的干扰互接驱使演员脱离剧情,形成现实中真实的冲突,乱套了。

这两个一直温文尔雅的角色终于不堪其扰,爆了粗口。

混乱的互接互扰在静止中达到高潮。

往日情景重现,只是老陶换成了春花。

再现老陶踩饼。病态的状况一点没变,所以人物行为同样的乖张荒谬。

袁老板成了又一个老陶。

春花 你又去鬼混！  
袁老板 我的事，你不要问！  
春花 我不问？那我们在一起生活干什么？  
袁老板 不要管……我有我的法子！  
春花 法子？我看你好歹找个事做！  
袁老板 （人格尊严被打击似地）我找事？我这种人去帮人家做事？我说过多少次了……  
（站起来，以一贯的英雄式文艺腔，欲说第四场雄壮的台词）  
我……有一个伟大的……  
[春花没等他说完，用力将尿布甩到他头上，袁老板仍旧英雄式地站着]没打着！  
[春花又用尿布丢他]打着了。而且很疼！  
（坐下）为什么我在最那个……的时候，你就偏偏给我来一个……这个！……  
[老陶一袭白长袍，从右方晃上来，欢欢喜喜地回家了。袁老板和春花吵得热烈，没注意到老陶，老陶陶醉在归乡的气氛中，也没看到袁老板和春花]  
袁老板 我知道他还在你心里“那个”来“那个”去……  
[老陶回家的满足，四下里看着]  
有时候我甚至于可以具体感觉到他的冤魂就在这屋子里——逛过来，逛过去[顺手左指右指，一指便指到逛过来逛过去的老陶]逛过来……！  
[袁老板惊讶地看到一身白的老陶]  
老陶 （温柔、真诚地打招呼）春花、袁老板！我回来啦！  
[二人看着这久未归来，打扮纯净的人，不知是人是鬼]  
两人 （齐声）他回来啦！  
[二人紧抱成一团。老陶的外表和脾气已经完全变了，以下说话都慢慢的、平和的，甚至于不正常的温柔]  
老陶 是，我回来了！  
[陶往二人靠近，二人便往别处逃]  
春花 你回来干什么？  
老陶 （亲热地）春花！我回来目的就是要把你带走！  
袁老板 完了！！  
……  
老陶 （环顾四周）看到你们两个，我真是……（双手一左一右地搭上两人的肩）太高兴了！  
两人 （怕得要死，齐声）啊！！  
袁老板 （对春花）稳住，稳住！  
老陶 （以为袁在说自己）我会稳住。哦！袁老板，您是……常常来我们家……玩？  
袁老板 我玩遍了！  
[春花立刻丢尿布砸他]  
我是说……我……路过！  
[春花再丢尿布砸他]

昔日爱人今成怨偶。

往往是这样：离开了，才放进了心里。

<p>(文艺腔) <u>我是在人生的旅途中……暂时路过!</u>  [马上缩脖子准备再挨一次打]  春花 (火大一拍桌子, 袁缩得更小) 路过?! 你终于说出来了! 路过?! 你当我这里是开客栈的啊?  ……  老陶 没关系, 我们三个, 我、老陶, 你、春花, 他、袁老板,  [袁老板痛苦地反应]我们三个还是可以一道去, 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好了, 到了那里, 再也不会有这种情况。<u>那地方的每一个人, 看起来都是好平静、好祥和……每个人都不再为自己, 而是为别人着想, 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是很美好、那么完美、那么……好, 每一个声音传到耳朵里, 都好像是从很遥远的、远方的、远远的地方传过来的, 美丽的、悦耳的、动听的、好听的音乐。</u>  [屏风后面突然传出一阵婴儿哭泣声, 三人大愣, 哭泣声渐转为焦躁的号啕]</p>	<p>无意识地自白。</p> <p>诗意的生活。乌托邦的意义在于可以仿佛超越俗世。</p> <p>反讽。婴儿的号啕真的也可以是美妙的音乐吗?</p>
---	--

#### 编者推荐:

《暗恋桃花源》独特的创演构思彰显了赖声川视悲剧、喜剧为“一体之两面”的戏剧美学观, 突出体现了赖声川的“集体即兴”的新颖话剧创作观念和创演特色, 该剧以互扰与互接为主要结构手段, 令毫不相干的人和事在混乱和无序中达到一种奇妙的和谐, 使该剧显现出混沌多解的艺术个性特质。

所选的几个片断, 从不同的桥段见出剧作家的创作观念和艺术特色, 在“执著”和“寻找”的主题之下, 时空来回交错, 悲喜不断转换, 内涵富有深意, 语言模糊多义, 事件混乱互扰, 台词奇妙互扰, 而这一切又达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平衡, 给予读者新奇的阅读体验。潜心阅读, 每读必有新解。

#### 作者自白:

我很高兴当年做了这一部戏, 让我有机会理出这些内心的疑惑, 关于悲剧, 关于喜剧, 关于人生。

……而在创作 20 年之后, 我还在探讨这些问题, 还在想陶渊明, 他这么敏锐地看到世界、历史、人心。到如今, 我们的世界又走到什么地步? 能够不知道, 是不是更幸福一些?

……《暗恋桃花源》在我一生中, 有相当的意义。她是我在台湾现在这混乱的局面之中, 找到的一个平衡、一个人们渴望的秩序。

……对我而言, 悲与喜即是一枚铜板的两面。这两种风格其实与我们每天在台湾生活的经验很接近, 而台湾对我而言, 是既超现实又荒谬的。其实真正矛盾的是我们从不感到这一切是荒谬的。是这么一个环境不断刺激我们的幻想力。

——《赖声川剧场第一辑》, 东方出版社 2007

#### 经典评论:

《暗恋桃花源》既有实验剧的用心和创意, 又有通俗剧的娱乐效果。单就故事情节来看, 这戏基本上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怀旧病加男女三角关系的混合体。可是, 别具一格的编剧和导演, 加上一等一的演技, 却使这么一个通俗故事变成生动、严谨、有趣又有意义的戏了。……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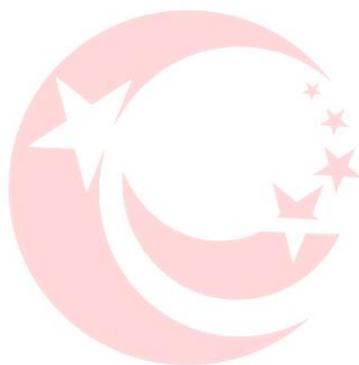
古今人人求桃花源，只是有人身在其中，偏到他处寻。这么诠释的话，不只“桃花源”，根本整出《暗恋桃花源》就是寓言剧。

——刘光能：《当代杂志》创刊号（1986）

在这里，“那个”“什么”“哪个”“当初”这些代词都具有很强的指代性。这些代词的含义被意义化，说话的双方都心知肚明，成为一个有定义的词。但是似乎他们又都不愿意说破。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，而我们观众和他们之间又何尝不是呢？当定义缺失，本身没有意义的代词成为定义时，说明我们的世界本身也是多么混乱嘈杂啊！有的和无的，所有的一切全部被颠覆，有的被剥离，无的被强行赋予。所以人们在这种混乱和缺失中不断地寻找，寻找一片属于自己内心的桃花源。可是他们又有谁寻找到了呢？

——王俊：《远去的“桃源”，失落的“寻找”——话剧〈暗恋桃花源〉的一种解读》，

戏剧研究网 2008/7/15



# 国家开放大学

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